

## 第二节 与君话冷炎州月 ——新华古典文坛

### 摘要

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很少为学者重视。以古典诗文作为切入点，通过古典诗文，考察与了解19世纪新加坡历史、人文社会风貌及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为学者们研究新华历史，研究华人社会文献，提供一个新的尝试。

### Abstract

Very few historians have really scrutinised and appreciated the classical poetry com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Singapore. The poems have embedded in them valuable local historical content concerning Singapore in the early days. This chapter cites many examples of such poems which describ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ocial customs as well as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early Chinese in Singapore in relation to the political events of China in those days.

柯木林 ( Kua Bak Lim )

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气候炎热，19世纪时，这块被称为化外之民居住的海疆殊域，许多文人雅士都不愿到此。所谓“南洋乃化外之邦，榛莽之疾地”，毫无文化可言，“地气人俗殊中华，从来名士至者寡”<sup>1</sup>！

尽管如此，19世纪80年代仍有不少南来文人，基于种种原因，路过或在此作短暂停留，并写下不少经典的古诗文作品，对星岛及南洋风物，有所咏赏，实不失为研究新加坡社会的史料。

## 南渡衣冠

南来的文人雅士，都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南来的目的，或为访友，或为游历，或为筹赈，当然也有的是来此谋生的，形式不一而足。然而，不论何种原由，这些饱读诗书的中原知识分子来到南洋，眼前的一切新鲜事物，自然都是诗作的最佳题材，因此尽入诗中：

一樵冲开瘴海烟，晚霞光照木樨筵  
高人作客凭谁热，诗吏如仙只自怜  
骨傲不知酬世语，情多何惜买花钱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

此诗为《叻报》主笔叶季允（1859-1921）所作，这是他迎迓到访的中国士人田崧岳的诗<sup>2</sup>。田崧岳，本名均，别号晚霞生，四川成都人。1889年秋南来，主要目的是为江浙筹饷赈灾，撰有〈晚霞生述游〉一文，刊载于1890年1月10日至12日的《叻报》，报导其南洋游历之梗概<sup>3</sup>。此诗中的“瘴海烟”、“炎州月”形象地突显了新加坡炎热的天气。“与君话冷炎州月”一句，颇具意境。左秉隆在新加坡领事任内曾自嘲为“炎州冷宦”，可见南来的文人士子，对新加坡炎热的气候，实在是耿耿于怀！

〈晚霞生述游〉一文，学者甚少注意。这篇游记有不少关于南洋风物的描绘，弥足珍贵。当谈及新加坡时，晚霞生写道：“五日（即光绪十五年十月五日）抵新加坡。居然巨埠也。其地平衍沃野数百里，物产厚腴，无崇山峻岭之蔽。阡陌罗列，洋夏分处……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亭台延蔓，池沼斜面……寝以繁水气之精，敷润卉草异葩，奇草吐洩，天地之菁蕴，纷纶并现……”<sup>4</sup>。

1889年晚霞生抵新时，正值新加坡开埠后70年，从文字的描述，可知此时的新加坡已相当繁华（“居然巨埠也”），休闲公园设施亦具雏型（“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晚霞生述游〉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重视。

## “中华风景记桃符”

其实早在23年前，即同治五年（1866年）初，清朝政府出于“了解外国时政民意”，抱着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目的，派出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63岁的满人斌椿为首席代表，率四名同文馆学生、两名英国人及一名法国人出使欧洲，开启了中国官方旅游团赴欧洲的先河<sup>5</sup>。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斌椿一行离京，从上海乘轮船出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他在欧洲游历110多天，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挪威、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在欧洲参观了当时一些领先世界的产业和技术，令他们大为惊讶<sup>6</sup>。

回国后，斌椿将其所见著书，即为《乘槎笔记》，现存有京都琉璃厂二酉堂的善本，书中对欧洲各国做了精彩的记述：诸如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机器印刷、蒸汽

<sup>1</sup> 〈送卫铸生先生远游息岛即题其南游话别图邮呈〉，《叻报》，1889年10月25日。

<sup>2</sup> 〈赠晚霞生即次其留驻申江诸友元韵录呈〉，《叻报》，1889年10月25日。诗末注“惺噩生未定稿。”〈晚霞生述游〉一文中写道：“叶季允所谓惺噩生者也”（见〈再续晚霞生述游〉，《叻报》，1890年1月13日），故惺噩生乃叶季允的笔名，此为佐证。

<sup>3</sup> 〈晚霞生田崧岳稿〉曰：“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承以诗扇见诒。忽忽不暇答和。甫抵申江，依韵晋二律，寄盼并祈炎州冷宦、惺噩生两吟长同政”（见《叻报》，1890年2月6日）。

<sup>4</sup> 〈再续晚霞生述游〉，《叻报》，1890年1月13日。

<sup>5</sup> 〈斌椿：走出去才能看到“西洋景”〉，《凤凰资讯》，2008年7月31日，网上资料[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oyue/news/200807/0731\\_4259\\_6864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bupingdengtiaooyue/news/200807/0731_4259_686409.shtml)。

<sup>6</sup> 同上注。

机、摄影、起重机、抽水机、显微镜、幻灯机、纺织厂、兵工厂等，还第一次参观并记述了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近代报社、高等学院，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凯旋门<sup>7</sup>。

在前往欧洲途经新加坡时，斌椿见到英国炮台，形势雄壮，“洋楼颇宏整”<sup>8</sup>。几个月后（1866年8月11日）由欧洲返航，再度抵新，斌椿兴奋地写道：“新加坡多闽粤人，市廛门贴桃符，书汉字中原景。余历十五国回至此，喜而有作”（《海国胜游草》之〈至新加坡〉）<sup>9</sup>：

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

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

新加坡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斌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斌椿的随员张德彝（1847-1919）出使时，留意到西方当时使用标点符号。在1868年至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

记》），书中向中国文人做了介绍，这是标点符号在中国被使用的开始<sup>10</sup>。

## “又看渔火照星洲”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公元1881年9月25日（星期日），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领事<sup>11</sup>。左秉隆对新加坡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这块蛮荒之地的化外移民“再华化”（Re-Sinification）。他上任不久，全东南亚最早的一份华文日报《叻报》也在新加坡出版（1881年12月10日）<sup>12</sup>。

从此，新华社会在左领事与《叻报》倡导下，掀起了振兴文教的热潮。一时学校林立，文风丕振，坡中士子，无不以道德相砥励。这一时代的启蒙运动，奠定了日后新华社会的基础<sup>13</sup>。

左秉隆一生的事业，以在新加坡的为最大。作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左秉隆可谓

## 相关人物

## 历史事件

8月4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5月20日

《国民日报》创刊

<sup>7</sup> 〈斌椿：“中土西来第一人”〉，网上资料 <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3412-1-1.html>。

<sup>8</sup> 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的新加坡〉，载柯木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页12。

<sup>9</sup> 饶宗颐编，《新加坡古事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76。

<sup>10</sup> 《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资料引自瓜田，〈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载《求是理论网》，2010年5月13日，网上资料 [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hj/201005/t20100513\\_29593.htm](http://www.qstheory.cn/ts/zxyd/xszlhj/201005/t20100513_29593.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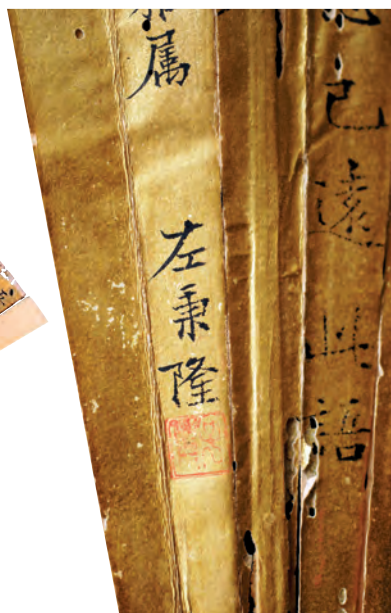
<sup>11</sup> 左秉隆任新加坡领事，前后两次。第一次自光绪七年八月至光绪十七年三月（1881年9月—1891年5月），连续三任共九年有余，始调任香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九月（1907年10月—1910年10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三年任满后辞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左秉隆辞官，仍留寓新加坡。1916年迁居香港，同年9月回广州，1924年卒于广州，终年75岁，葬广州北郊狮带岗之原。参阅朱杰勤，〈左秉隆与曾纪泽〉，《南洋杂志》卷1期7（新加坡，1947年），页75-76；及左秉隆《勤勉堂诗钞》（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1959年），附录〈左子兴先生年谱〉（节录）与〈徙居九龙〉，《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9。

<sup>12</sup> 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南洋学报》卷63（新加坡：南洋学会，2009年），页109-130。又：根据王慷鼎的考证，《叻报》创办日期系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公元1881年12月10日。1932年3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罗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1982年5月24日）。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看，《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

<sup>13</sup>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勤勉堂诗钞》，页1-9。



左秉隆墨宝



左秉隆墨宝（细部）

当之无愧，他对新华古典文坛的贡献，不可抹煞。南洋史学者陈育崧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一文，将其领新惠政拟之为“韩（愈）之于潮，苏（轼）之于琼，朱（熹）之于漳”，是十分恰当的<sup>14</sup>。

左秉隆的诗著《勤勉堂诗钞》中，有不少富有新加坡地方色彩的诗篇。描写本地风光，情韵锵铿，读了令人飘然神往：

息力新开岛，帆樯笑四方  
左复中国海，西接九州乡  
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  
谁怜云水里，孤鹤一身藏<sup>15</sup>

作为繁盛的通商口岸，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左复中国海，西接九州乡”）。这首诗描绘了新加坡海面上万帆云集的壮观景象（“帆樯笑四方”）。还有一首五言绝句，这样写道：

清晓倚高楼，云烟四望收  
山雾环阙秀，海色映帘幽  
此地通华夏，何人务远谋  
大旗遥对处，指点是新洲<sup>16</sup>

左秉隆领新期间，曾游历马六甲、吉隆坡、檳城、廖内等地。他有一首〈游廖埠〉的七言律诗，写的就是从廖内回新加坡时，上午登船，一路帆开逐流，归来已是入夜时分，他看到新加坡海面上，渔火点点，于是赋诗纪游：

朝辞廖屿上轮舟，一片帆开逐顺流  
绿树青山逢处处，和风丽日送悠悠  
漫歌雅调惊云鹤，乱拨鹍絃狎海鸥  
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sup>17</sup>

这首诗的气魄，虽不如李白的〈下江陵〉，但神韵却相似。一幅赤道地区的海上风光，在他的笔下，一览无遗。“又看渔火照星洲”一句，点出了昔日新加坡海岸线的夜景，美极了！

根据新马历史学者李业霖的考证，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因1887年左秉隆赋此诗时，比邱菽园于1898年5月31日在《天南新报》发表的小品，还早11年（见后文）。

1907年9月，左秉隆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兼辖海门等处。此时他年事已高，旧经验已不能适应新潮流。而且局势的发展，对他十分不利，他忧心忡忡，一筹莫展<sup>18</sup>。我们

<sup>14</sup> 同上注。

<sup>15</sup> 〈息力〉，载《勤勉堂诗钞》卷三，页86。

<sup>16</sup> 〈柔佛王宫早眺〉，载《勤勉堂诗钞》卷三，页66。

<sup>17</sup> 〈游廖埠〉，载《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10。

<sup>18</sup> 柯木林，〈“我视新洲成旧洲”——左秉隆与新中关系〉，载《南洋学报》，页109-130。



## 相关人物

## 历史事件

华人组织英属马来亚华侨学务总会，反对学校注册条例

读他这首诗，就可以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  
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  
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  
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sup>19</sup>

此诗颇有人事沧桑之感，读之令人心酸。“万般如梦是兹游”，此行任重道远，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怎不叫人忧心如焚？往日那种敢作敢为的豪气，不知消磨何所了？！

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谿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狔狔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sup>21</sup>。

这段记载，似曾相识。久居本地人士或曾作郊游者，对文中所描述的景色，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

## 卫铸生与左秉隆的唱酬

## 《新加坡风土记》

左秉隆领新期间，其谱友（结拜兄弟）李钟珏（1853-1927）曾于1887年5月来新拜访他。李钟珏乃上海名士，出身小康，擅于医学。李钟珏在新加坡住了两个月，著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翔实地记录了百年前新加坡的风土人情，为研究新加坡历史的珍贵资料<sup>20</sup>。

《新加坡风土记》有一段文字是描述当年的街道市容：

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

李钟珏离开新加坡两年后，1889年10月，沪滨名士卫铸生以苏浙江事到新加坡。卫铸生号破山冷丐，祖籍江苏省常熟县，他是书法大师。南来时，已年近古稀（时年62岁）<sup>22</sup>。此前卫铸生与左秉隆并未谋面，但他对左秉隆的诗才，慕名已久<sup>23</sup>。到新加坡后，一见如故，甚为投缘。卫铸生在赠予左秉隆的诗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使君海外宣威德，令我钦迟已十年  
爱客共倾浮白盏，怜才不惜选青钱  
有时诗思凌云上，无恨天机到酒边  
岛屿镜清秋气肃，纷纷鱼鸟得陶然<sup>24</sup>

此诗中“怜才不惜选青钱”说的就是

<sup>19</sup> 〈别新加坡〉，载《勤勉堂诗钞》卷四，页129-130。

<sup>20</sup> 柯木林，〈新华古典诗文选释〉，载《石叻史记》，页24。

<sup>21</sup>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有限公司，1947年），页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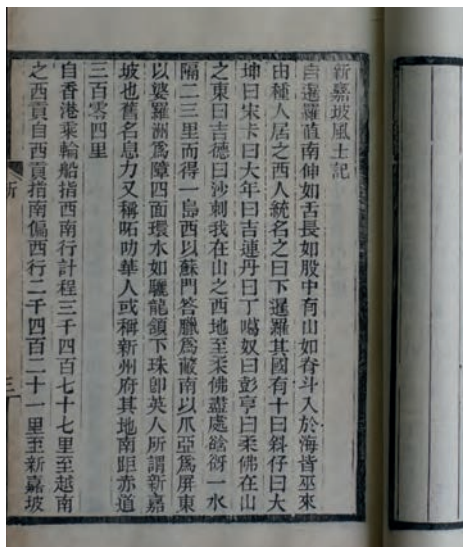
<sup>22</sup> 卫铸生于1889年乘轮船离开上海，经过香港、西贡，同年九月初抵达新加坡。抵步后即写了三首律诗，刊于1889年9月14日《叻报》（〈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录请〉），其中有“六十二龄聊鼓浪，万三千里逐奔轮”之句（诗末注“古吴卫铸生初稿”）；又左秉隆于1889年9月28日，在《叻报》发表〈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其中有：“壮哉此老真难及，六十二龄如少年，力尚能行万里路，字犹堪换一囊钱”之句，由此可知卫铸生时年62岁。卫铸生因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但于旅新期间，身体情况似有好转。他自己说：“予素患痰喘，遇寒即剧。酣地炎蒸故，到此两月其疾渐减”，见〈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韵录请〉，载《叻报》1889年11月13日。

<sup>23</sup> 左秉隆的诗才在艺林中是颇负盛名的，《勤勉堂诗钞》（共七卷）即为其诗著。蔡钧的《出洋琐记》载：“左司马（左秉隆）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羡无已”。田崧岳的〈晚霞生述游〉也说：“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秉隆）都转，倜傥有大才……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

<sup>24</sup> 〈子兴都转见惠和章依韵报之录呈诸大吟坛正刊〉，载《叻报》，1889年10月4日。



上海名士李钟珏曾于1887年闰四月到访新加坡



李钟珏所著《新加坡風土記》原版

左秉隆领新期间设立会贤社，每月课题，并由自己出资勸士子的史实<sup>25</sup>。在此，卫铸生有注云：“书院月课，凡列前茅者，公以鹤俸奖于花红”。由此可见，新华古典诗文亦可为学者提供研究的素材与依据。<sup>26</sup>

在另一首赞扬左秉隆的诗作中，卫铸生又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左秉隆的为人与学识的信讯：

才大勋高志不骄，左公卓识自超超  
平情能使群心服，妙手兼医众腹枵  
领导标新恢远略，移风易俗仗星轺  
经纶巨细包涵尽，永固邦交答圣朝<sup>27</sup>

参照史料，再配合前引诗一起解读，则左秉隆之性格、才学及其政治智慧，跃然纸上。这位杰出的晚清专业外交官，“爱客共倾浮白盞”，“才大勋高志不骄”，爱酒好客，平易近人。薛福成赞他：“盖领事中之出色者”<sup>28</sup>，故能连续三任驻新加坡领事，“永固邦交答圣

朝”。左秉隆亦谙岐黄之术，可惜有关他的医学造诣，资料不多，此诗只是提供一个旁证而已！

左秉隆对卫铸生的赞许是有回应的。1889年9月28日的《叻报》发表了左秉隆〈奉酬卫铸生先生〉的律诗，虽说是“子兴氏未定草”<sup>29</sup>，却是回应得恰到好处。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左秉隆的诗才，也看到了他为人谦虚的品德：

赠我新诗归我勋，令人惭愧复欢欣  
医非神禹难治水，官是老兵颇好文  
遍野哀鸿劳远梦，遐陬威风喜同群  
敢将燕石酬和玉，拜向班门乞运斤

对这位来自远方的诗友，左秉隆的评价亦高，他说：“先生向以书法著名海上，曾游日本，极见重于彼都人士。兹辱临星嘉坡，想爱书家必以先观为快矣”<sup>30</sup>！两人彼此尊重，相互酬唱，完全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殊为难得<sup>31</sup>。

<sup>25</sup> 据《叻报》新闻〈冠裳盛会〉1887年11月17日的报导：“予（指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在案头所见会贤社课卷数十本，实不意叻地文风有如此之盛也”！可见当年新华社会在“会贤社”倡导下，文风颇盛。

<sup>26</sup> 陈育崧，〈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载《勤勉堂诗钞》，页1-9。

<sup>27</sup> 〈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载《叻报》，1889年9月24日。

<sup>28</sup>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国驻英法义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赴欧上任时，途经新加坡，左秉隆仍在任。后来薛福成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一书，在书中薛福成记载云：“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健，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左秉隆自1881年（光绪七年）莅任，至是已连续三任矣，可见他之为当局所倚重。

<sup>29</sup> 子兴是左秉隆的别字。

<sup>30</sup> 〈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载《叻报》，1889年9月28日。

<sup>31</sup> 1889年11月18日《叻报》刊载左秉隆的两首诗，此为其中的一首：“与君数日不相见，怀想深如弥岁年。黄菊已倾无数盞，绿苔空散满阶钱。闲看萝月悬窗外，静听松风到枕边。惟有高人殊未至，一回思念一悠然。”足见两人交谊甚佳（〈五叠前韵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



卫铸生的访新，通过《叻报》的报导，掀起了一场诗歌对答的热潮，确实使当年的诗坛活跃起来<sup>32</sup>。于是本地人作诗的兴趣愈浓，诗社文社也陆续出现<sup>33</sup>。

## “诗屋人寻豆腐街”

酒与美人，向来都是才子骚客诗作的题材。在新华古典诗作中，当然不乏这类作品。卫铸生的〈寿荣华酒楼即句〉八绝，香艳旖旎，当年新加坡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可见一斑。这里是其中的一首：

五花驄马七香车，辘轳声中月正华  
灯火层楼明似昼，一竿挑出酒帘斜<sup>34</sup>

《叻报》主笔叶季允戏成四绝调之，此其一：

艳说新洲卖酒家，无端春色逗仙槎  
他时归去人相问，幸道天南尚有花<sup>35</sup>

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安徽人，任职《叻报》达40年之久。叶氏工于诗，既是报人，亦是诗人。他雅擅篆刻，精岐黄术<sup>36</sup>，可谓多才多艺。叶季允虽主《叻报》笔政40年（1881-1921）<sup>37</sup>，然而他的诗作，刊登《叻

报》的不多。陈育崧辑有叶季允的《永翁诗存》，可供参考<sup>38</sup>。当时，叶季允的声名，驰骋遐迩。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邱逢甲（1864-1912）对他极为赞赏。19世纪末，邱逢甲以保商局事奉命来新加坡宣慰华侨时，特地登门拜会，并赠诗数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万里飞腾志未乖 海山苍莽遣吟怀  
他年岛国传流寓 诗屋人寻豆腐街<sup>39</sup>

诗中的“豆腐街”是横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古径，在早期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今天已不复存在。当年著名的酒楼、餐馆、戏园、妓院都集中于此。这里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到之处，也是王孙哥儿闲荡的好场所，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 〈番客篇〉与〈新加坡杂诗〉

继左秉隆之后任新加坡总领事的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祖籍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晚清著名的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任总领事期间，将会贤社易名图南社，依然每月课题，继

<sup>32</sup> 卫铸生与左秉隆及其他文人（李清辉、晚霞生等）酬唱诗作，散见于《叻报》，1889年9月14日（〈甫抵息岛漫赋俚言三律录请〉）、1889年9月24日（〈呈左子兴都转四律录请〉）、1889年9月28日（〈奉酬卫铸生先生二律录请〉）、1889年10月9日（〈叠韵奉和铸生先生录请〉）、1889年10月15日（〈子兴都转又赐和章窃欣引玉复叠以酬录呈〉）、〈寿荣华酒楼即句录呈〉）、1889年10月23日（〈送卫铸生明府游新嘉坡即题其南游话别图录〉）、1889年11月13日（〈奉酬子兴大词宗三叠原韵录请〉）、1889年11月18日（〈五叠前韵奉和铸生我师录请同政〉）及1890年2月6日（〈己丑秋买舟游历南洋诸岛，由暹罗至新加坡，勾留十日与卫君铸生相遇〉）等。

<sup>33</sup>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载梁元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年），页45。

<sup>34</sup> 录自陈育崧，〈石叻古迹序〉，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页iv。

<sup>35</sup>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1958年），附《永翁诗存》，页29。

<sup>36</sup> 叶季允精医术，曾于1901年7月2日出版《医学报》，这是一份昌明医学，宣传卫生的星期刊。《医学报》总共出版了多少期，至今尚无资料可考。但根据王慷鼎的研究，《医学报》停刊于1902年5月13日。以此推算，该报前后应出版了46期（周）。

<sup>37</sup> 柯木林，〈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载《石叻史记》，页81-90。

<sup>38</sup> 陈育崧辑《永翁诗存》共收录叶季允诗作135首。

<sup>39</sup> 南武山人邱逢甲稿，〈赠叶永翁布衣〉，载《叻报》，1900年3月27日。诗中注云：“君所寓曰豆腐街”，当时叶季允的住所在豆腐街，又参见《南洋第一报人》，页4。



承了左秉隆任期内的文化政策<sup>40</sup>。黄遵宪有一首著名的诗是写给梁启超（1873-1929）的，题为《赠梁任公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倏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sup>41</sup>

2003年6月29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香港期间两次提到这首诗。中国三位总理先后提及黄遵宪的，除温家宝外，周恩来曾称赞他对教育改革的贡献，朱镕基亦曾评价他为维新改革先行者<sup>42</sup>。

令人自豪的是，这首诗与新加坡历史有关。这是黄遵宪于1891年赴新加坡任职时，途经香港，有感于国家积弱，列强瓜分而写的<sup>43</sup>。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期间（1891-1894），也写了不少吟咏新加坡风物的诗篇。

1891年秋，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至1894年11月卸职回国，旅居新加坡三年多。这期间，黄遵宪的诗作，也有不少反映当地环境和侨民生活情况，为研究新华史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sup>44</sup>。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卷七中收录有〈新加坡杂诗〉（十二首），其中第一首是这样的：

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

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

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

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这首诗是写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新加坡附近各岛，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定其总名曰海门，英国以新加坡为南洋之门户。新加坡战略地位的重要，我们的先辈诗人早已知道了。“人唤九边门”，道出了新加坡位置之所在，犹如中原地区的九边重镇。

〈番客篇〉是一首五言古诗，收录于黄遵宪的《人境

庐诗草》卷七。全诗408句，2040字，内容分两大部分。前半部描述华侨富豪举办婚礼的情况，并穿插反映了新加坡华族的发迹史、饮食、服饰、容态、交游和嗜好。后半部以较长篇幅，借与婚礼席间一老人的谈话，抒发了作者的感慨和议论<sup>45</sup>。

〈番客篇〉中有一段文字是描述当年华人家庭的布置。“插门桃柳枝，叶叶何相当。垂红结彩球，绯绯数尺长。上书大夫第，照耀门楣光”。大门扎青结彩，“大夫第”的匾额高悬门楣，反映了早年华侨殷商捐资鬻官购虚衔的史实。从描绘中，可以看到早年华侨，虽然远隔重洋，过着富裕的生活，却仍保留家乡的某些习俗<sup>46</sup>。

除了〈番客篇〉较全面地反映侨民生活外，〈新加坡杂诗〉描述了新加坡的历史，文物及风俗，对华族生活的某些侧面也作了反映。如第八首写的是当时土著妇女的装束：

不着红蕖袜，先夸白足霜

平头拖宝钗，约指眩金钢

一扣能千万，单衫但褊裆

未须医带下，药在女儿箱

不著袜而趿拖鞋，一袭纱笼，是马来妇女和娘惹的打扮。至于戴镶了金钢石的约指，配上珠光宝气的扣子，今日的富家女仍然如此。

榴梿是万果之王，黄遵宪也写入了诗中：

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

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

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

都绶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sup>40</sup>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中国驻新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海门等处，黄遵宪为第一任驻新总领事。黄遵宪曾作〈图南社序〉一文曰：“夫新加坡一地，附近赤道，自中国视之，正当南离。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出，而寂寂犹未之闻者，则以董率之乏人，而渐被之日尚浅也。前领事左子兴观察，究心文事，创立社课，社中文辞，多斐然可观。遵宪不才，承乏此间，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兼及中西之治法，古今之学术，窃冀几年之后，人材蔚起，有以应天文之象，储国家之用，此则区区之心，朝夕引领而企者矣。抑庄生有云：鹏之徙于南溟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后乃今将图南。今故取以名吾社，二三君子其共勉之。光绪辛卯十一月，黄遵宪叙”，参阅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页129-130。

<sup>41</sup> 《黄遵宪——〈赠梁任公同年〉》，网上资料 <http://tieba.baidu.com/f?kz=100387319>。

<sup>42</sup> 吴春燕，陈亮谦，〈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载《光明日报》，2005年3月30日，参阅网上资料[http://www.gmw.cn/01gmrb/2005-03/30/content\\_206047.htm](http://www.gmw.cn/01gmrb/2005-03/30/content_206047.htm)。

<sup>43</sup> 〈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感动今人〉。

<sup>44</sup> 柯木林，〈黄遵宪总领事笔下的新加坡〉，载《石叻史记》，页91-101。

<sup>45</sup> 同上注。

<sup>46</sup> 同上注。



## 相关人物

## 历史事件

1月18日

崇本女校成立

8月10日

南洋女校创立

“都縵”即是沙笼。本地有“当了沙笼吃榴槿”的谚语，正如诗中所说的“都縵都典尽，三日口留香”。黄遵宪说榴槿香甜胜于荔枝，飧客有似槟榔，美艳似桃花饭，醇厚若椰酒浆，可见他一定很喜欢吃榴槿。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  
问山名漆树，计解蓄胡椒  
黄熟寻香木，青曾探锡苗  
豪农衣短后，遍野筑团蕉

这是〈新加坡杂诗〉第10首，写的是本地物产。红豆即相思子、沈香木、胡椒皆南洋特产；“青曾”，青石也；漆树指的是橡胶树。胶园、锡矿的工人，大都住在茅舍之中，即所谓“团蕉”也。这首诗写景叙物，南岛风光，呼之欲出。

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三年期满回国（上海），1895年参加强学会，结识康有为，与汪康年创办《时务报》。1897年以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襄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新政，并任《湘学报》督办，参与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工作，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回乡，从此不再复出。1905年辞世，终年57岁<sup>47</sup>。

## 星洲才子邱菽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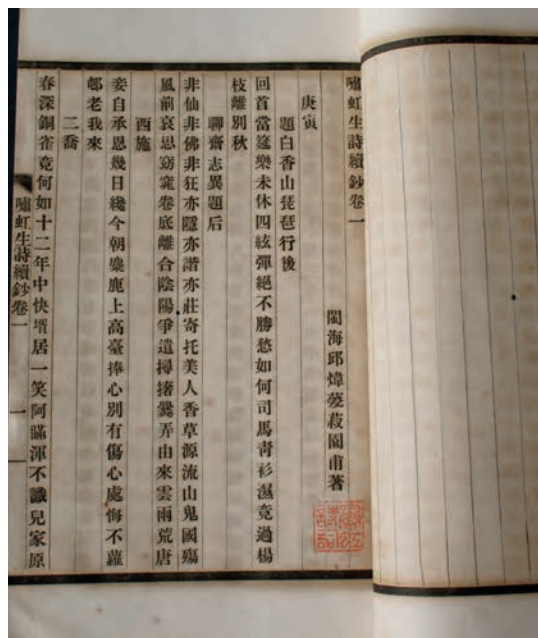
久居新加坡的才子邱菽园（1874-1941）是殷商，又是名士<sup>48</sup>。他和中国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及社会活动家都有联系。他的〈诗中八友歌〉就提到康更生（有为）、黄公度（遵宪）、林肇云（鹤年）、唐薇卿（景崧）、潘兰史（飞声）、邱仙根（逢甲）、王晓沧

（思翔）、梁任公（启超）的名字<sup>49</sup>。

此外，还有著名外交家高闾（钝甫）、革命家章炳麟（太炎）、翻译家林琴南（纾）、文学家陈宝琛、江建霞、易实甫（顺鼎）、丁叔雅、张菊生、杨蛰仙；教育家蔡元培（子民）、画家徐悲鸿、梁杭雪、高剑父、刘海粟等，都与他经常通讯，交换作品。在当年整个东南亚华族社会中，邱菽园声誉之隆，无人能与比肩<sup>50</sup>。

由于长期居住在新加坡，邱菽园的诗文，自然带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下引这篇刊载于1898年5月31日《天南新报》的小品，题为〈五百洞天挥麈二则〉，其一云：

余尝登高阜而望，每当夕阳西匿，明月未升，隔岸帆樯，满山楼阁。忽而繁铎偏缀，芒射于波光树影间者，缭绕迴环，蜿蜒绵互，



邱菽园诗集《萧虹生诗钞》（附藏书印）

<sup>47</sup> 同上注。

<sup>48</sup> 有关邱菽园资料甚多，其生平简介可参阅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1版），页102-103。1941年11月30日上午10时邱菽园于其寓所（42，Amber Road）辞世，时年69岁。

<sup>49</sup> 八友顺序出自邱炜菱，《菽园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368》，《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续编·37》（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sup>50</sup> 柯木林，〈新华古典诗文选释〉，载《石叻史记》，页26。

殆不可以数计。……岛人尝称新嘉坡为星嘉坡，向以为译著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字之为美，其在斯乎！况是坡也，一岛濠洄，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嘉是坡为表异，何不以洲名明坡为纪实耶？乃号之曰“星洲”，而以“星洲寓公”自号。门下士以“星洲”为纪实也，遂沿其称曰“星洲”；都人士以“星洲”为表异也，亦群而曰“星洲”。载述于此，为新嘉坡得号所自。

这篇短文，其辞藻之优美，足以媲美〈滕王阁序〉与〈岳阳楼记〉。他自称为“星洲寓公”，把新加坡译为星洲，既合对音，而又雅俗共赏，所以能够沿用至今。学者误以为新加坡别号星洲，系邱菽园所创，盖源自此文。今日，每当落日余晖，晚霞漫天之际，伫立花柏山（Mount Faber）头，眼下一景一物，不也正与邱菽园所描绘的景致相吻合？

邱菽园在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后，便屡用“星洲”一词作为新加坡的别称。如果说左秉隆是“星洲”一词的创始者，邱菽园却是将“星洲”推广应用，可说是发扬光大者<sup>51</sup>。

## 古典诗文的时代感

南来文人中，有一类比较特别的，那就是政治避难者，最著名的当然是康有为（1858-1927）。戊戌维新失败后，1900年2月2日，康有为从香港来新加坡投靠邱菽园，寓客云庐<sup>52</sup>。客云庐位于恒春号店铺三楼，故址在叻基（Boat Quay，今作驳船码头）17号，这是邱菽园父亲的米店所在地。在这里，康有为赋诗一首，题为《寓星嘉坡邱菽园客云庐三层楼上，凭窗览眺，环水千家，有如吾故乡澹如楼风景，感甚》，诗曰：

小桥通海枕波流，两岸千家数百舟  
廿载银塘旧山梦，忘情忽倚澹如楼<sup>53</sup>

此诗描绘了当年新加坡河两岸的景致，也道出了康有为思乡的愁绪。他魂萦旧梦，眼前两岸船只穿梭的情景，使他彷彿又回到阔别多时的家园，游子心情，跃然纸上！

旅新期间，为远离政治是非之纷扰，康有为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外界难以得知。这首题为《星洲闭关赠星洲寓公》正是他在新加坡的生活写照：

我与君居星嘉坡，日饱庖厨腹其皤  
顷邈经月不相见，有似年女隔天河  
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  
奉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  
翻思京华人事沓，忽得收身坐维摩

诗题中的星洲寓公指的就是邱菽园。康有为在新加坡时，正值“儒学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19世纪末中国的尊孔保教运动，康有为是核心人物。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梁元生博士认为，“康有为在新加坡并不完全是个蛰居的隐者”，他和邱菽园、林文庆等本地儒学运动健将时有过从，也极有可能讨论过南洋的尊孔保教运动，并对这些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新加坡逗留约半年之久，直到1900年8月9日才离开新加坡，迁往槟城<sup>54</sup>。

1900年及1901年的《天南新报》，有许多关于儒学运动的诗文，其中邱逢甲（1864-1912）的〈自题南洋行教图〉一诗，对其在南洋讲述儒学的情形，写得最为生动传神：

莽莽群山海气青，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sup>55</sup>

诗注曰“四月朔日在闲真别墅衍说，闻者以为得未曾有”。这首诗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举世瞩目的“儒学运动”时代。在“南溟”（即南洋）的椰林之中，万人围坐，聆听“圣经”（即中国儒家典籍），这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此诗在南洋文化人中广为传颂，而诗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也同样让人震撼。1840年鸦片战争以

<sup>51</sup> 柯木林，〈武吉布朗还有哪些秘密？〉，载《联合早报》，2012年6月16日。

<sup>52</sup> 柯木林，〈新中两国交往大事记（三世纪-1950年）〉，载《石叻史记》，页340。

<sup>53</sup> 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6年），页12。

<sup>54</sup>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75。

<sup>55</sup> 邱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73。〈自题南洋行教图〉共有二首，还有一首是：“二千五百余年后，浮海居然道可行。独倚斗南楼上望，春风回处紫澜生”（诗注：斗南楼，门人王生所居，予为署额）。

## 相关人物

林秉祥

## 历史事件

1月15日

和丰银行成立，林秉祥出任董事长

8月10日

南华女校创立

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唯有文化，是几千年的积累，仍然是中国人精神的寄托。因此这一时期的南来文人，仍有古国、大国心态，这首诗是最好的说明<sup>56</sup>。

这些新华古典诗文所散发的时代感与生活气息，正是其魅力所在，历久弥新！

## 碑文资料也是古典诗文

当我们谈及新华古典诗文时，往往会忽略碑文资料。新加坡许多庙宇祠堂中的碑文，都以优美的古文体写成，其中不乏对建筑物周遭风物的描述，至今读之，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玉皇殿碑记〉就是一例。〈玉皇殿碑记〉对当年玉皇殿所处的地势，有精彩的描述：“（庙）于永全街中，背山环港，渊涵岳峙，绕绿送青，胜地也。且与前所自建之真君庙相去仅数十武耳。而后先辉映，具有形胜”。文中提到的永全街，即今合乐路（Havelock Road）；山指的是当年的公塚绿野亭；所谓港就是前面流经的新加坡河。

玉皇殿至今犹存，但其地势已与碑文中描述的大不相同。今天看到的玉皇殿，周边高楼林立，已不见“背山环港，绕绿送青”的情景；而近在咫尺的绿野亭公所，早已在城市重建规划下，烟消云散了！

雄据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介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庙，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这座雄伟的古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列为国家级的古迹。

〈建立天福宫碑记〉对新加坡从开埠到

成为大都会的过程，有简单扼要的叙述，十分有趣：“自嘉庆廿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楫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异，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碑记确定天福宫的地理位置在“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至于何以取名天福宫，“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碑文文字不仅优美，亦可视为新华社会珍贵史料。

天福宫创建前的新华社会最高领导机构系恒山亭。此亭于1992年5月11日傍晚毁于大火<sup>57</sup>，所幸其碑文文字已被收录在《新加坡华文碑文集录》一书中，因此得以传世。其中〈恒山亭碑〉描写当年“恒山之左”尽是：“叠叠佳城，叠叠坵墟”<sup>58</sup>。所谓恒山，指的就是今天的甘榜峇鲁（Kampong Bahru）一带，当年这里是一片坟山，与今日所见的景致大不相同。

早年的庙宇除部分作为国家古迹被保留下来外，其他多数在市区重建计划下被拆除了。建筑物一旦被拆，再加上没有保存历史的认识，碑文资料亦随之破坏，这是进步的代价，文化的损失，有得有失！

## 新华研究的切入点

19世纪新华古典文坛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阅这些旧档文献，在汽笛喧嚣的闹市中欣赏这些古典诗文，百年前的风物旧貌，呈现眼前。在令人荡气迴肠的同时，亦不免对岛国百年的沧桑事变，有所感触！

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南来的文人雅士，没

<sup>56</sup> 南治国，〈“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载《暨南学报》期3（2005年），页62—28。

<sup>57</sup>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载《联合早报》，1992年5月17日。该文收录在《石叻史记》，页38—39。

<sup>58</sup> 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72年），页221。

有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推动，即左秉隆的会贤社与黄遵宪的图南社的努力；没有《叻报》、《天南新报》等早期报章的宣传重视，刊载这些古典诗文，作为史料保存至今，我们是不可能知道当年的文坛，竟是如此热闹，唱酬如此频繁的！

可惜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物换星移，一切都变了！“时代变了，一个讲格致（科学）文明的时代已经来

临！环境变了，是一个属于英国人统治下的华人社会而非传统的中国（社会）！语文也变了，许多土生的新加坡华人不谙中文，甚至华侨子弟的中国语文水平也不高”<sup>59</sup>，新华古典诗文终于淡出历史的舞台！

“与君话冷炎州月，是否前生有剩缘”，新华古典诗文中所隐藏的史料，很少为学者重视。学者们不妨以古典诗文作为切入点研究新华历史，或许可以有新的突破！

---

<sup>59</sup> 梁元生，〈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的儒教复兴运动〉，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页66。